



浓情

怀念外公

□ 胡金华

外公是我近年梦见最多的亲人。他姓刘名陶凡,外号陶孟公。二十来岁时血气方刚,和同村几个汉子用锄头打死一名进村打劫的日本兵,故事写进了县志。可我从没听他讲过,还是村里一个老作家不久前告诉我的。外公不说,或许是觉得并非他一个人的功劳。他一生引以为荣的,是他的工作和身份。

外公是位会雕龙刻凤的石匠。靠着这门手艺,解放后他进了湖南路桥。他四处修桥,有的徒弟去了第三世界国家当专家。老人家九十多岁才去世,墓是自己围的,碑是自己凿的,后人只用填个半期。他在世时常说:我是公家人。

有一年他和外婆同住一家医院,医院误将外婆一些费用算到他的账上,他知道后大怒:“我是公家人,她的账怎么能扯到我头上,不行,退!”他左一个公家人右一个公家人,家人觉得好笑,他只是一个退休工人,连共产党员都不是。

外公外婆育有四女一男。我母亲是老大,嫁给同为老大的我父亲。父母结

回忆

长沙理工大学子弟学校 李慧 每每和学生聊童年,我便有说不完的话题,上树捉蝉,下水摸虾,山坡上采茶,田野里拔猪草。孩子们听得瞪目结舌,眼里充满向往。

感谢童年,童年有几乎形影不离的姐姐。大我四岁的姐姐爱写诗,爱写日记,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课外书都属闲书,家里是绝对不会掏闲钱买书的。于是,我便把姐姐用过的作文本偷偷藏起来,窃读她的作品成了我的一大乐趣。记得一次考试,作文主题大约是“拾金不昧”,没有过亲身经历的我在抓耳挠腮之际,突然想起姐姐曾写过的作文,于是洋洋洒洒写了800多字。老师给了最高分,还在班上念给大家听。“表扬是成功的点金石”,这句话不假,从那以后,我的作文似乎成了每次作文课的范文,我深深地爱上了作文,爱上了语文。

感谢童年,童年有疼我的父亲。很多情景几十年过去了还历历在目:寒冬的深夜父亲把我从温暖的被窝里揪出来,勒令补作业;呼呼的北风中父亲等待上晚自习的我,身影孤独消瘦……所有这些已化作一种情,融入血液,在我的生命里流淌,而后变成了一种名叫思念的东西,时常午夜梦回。

感谢童年,童年有俊俏能干的母亲。那时的母亲身板挺直、青丝油亮,心灵手巧。烧得一手好菜,做得一手好针线活。煤油灯下,我和姐姐在写作业,母亲则在一旁穿针引线。只见她先把那针头斜着在头上轻磨两下,然后使劲扎进鞋底,再从鞋底另一面用力拔出,每一下都充满力道又富有节奏,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美感。大约见我在瞄她,母亲便会笑着呵斥:“看什么,还不认真写作业”。

如今,父亲的照片已挂在墙上,白发斑斑的老母闲居老屋,刚刚退休的姐姐也开始真正活自己。童年往事早已斑驳在时光河里。但想念却携着纯真,敲响我记忆的窗……

感谢童年

李慧

喜 悅



印象

李陶//摄

抒怀



桂姑娘是我村的缝纫师傅,她一生未婚,面容白皙清瘦,驼背。不过只要一坐在缝纫机前,就堂堂正正,容光焕发。她手艺精湛,附近几个村的村民常来光华堂,进出那藏在幽深弄巷里的缝纫土屋小店。

每近年关,大队发下布票,母亲就急匆匆上余田桥街上供销社为全家扯来新布。一回家,就领着我们姐弟去桂姑娘家,老远,我们就被弄巷里飘来的缝纫机有节奏的“圆舞曲”所吸引。

一走进狭窄的小店,里面总会挤满前来定制服装的村民。好不容易等到我们姐弟,桂姑娘拿出软尺,迅速为我们度量腰围、肩宽,在本子上记下尺寸,然后拿一块划粉在布料上划出轮廓,算

缝纫师

邵东市火厂坪镇二小 谭喜爱

是完成初步工作。最后桂姑娘收好布料,嘱咐我们一个星期后来取服装。

有时,母亲和姐弟走了,我还会赖着不走。这时,桂姑娘早瞧出我的小心思。赶忙从缝纫机下小抽屉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木线圈、花花绿绿的碎布条送给我。因为线圈可用来做玩具车,布条能抽陀螺,花哨布条可讨好姐姐,送她扎辫子。更多时候,我会对桂姑娘的那台神奇的缝纫机着魔:凝神看着她调制机器,上线圈,穿针眼,加润滑油。最后踏动踏板,看到机器一切如常,她便摆好事先准备的布料,按原先画好的样子,接部就班地缝制衣裤。从衣袖到衣领再到口袋,最后锁边、缝扣眼。做起来总是轻车熟路,一气呵成。

你看,她一手摁住布料缝口处,双眼紧盯着针脚,手脚配合默契,时疾时徐。

缝纫机如布陈在她面前的舞台,她就是一个高明的导演。起伏的踏板扯

生活

今生既与书结下不解之缘,其缠绵缱绻之情终难割弃,由此便免不了要买书,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叫淘书。

淘书的最佳去处,自然是旧书店。单位旁边有家旧书店,我是它的“常客”。摊主三十余岁,个头不高,面庞黝黑,憨厚中透着朴实。这个书店我最爱逛,哪怕是中午休息时间,我也要去那里一本本地“梳篦子”,细细地翻阅那些色彩斑斓的书,边翻书边和摊主闲聊。他的书种类繁多,而且价格不贵,大多是二三折。在那里,我淘得了冯梦龙的《智囊》、王力的《楚辞韵律》,以及《红楼梦诗词曲注释》《红楼梦论稿》等老版本的书。书店进到好书时,店主有时也会帮我留存一下。这种VIP式的“贵宾待遇”也让我的淘书过程如鱼得水。

淘书的另一美妙天地,是网上。2012年,我在长沙一旧书店淘到了傅佩荣国学经典现代读本——《我读<易经>》《心灵的曙光》《哲学与人生》等18册。后来得知,这套读本总共有21册,我手头还缺《自我的觉醒》《从自我出发》《爱智的趣味》。今年春节,我在网上找到了尚缺的三本。历经5年,残缺不全的一套书又配齐了。淘书的乐趣在于突然间发现了你一直在寻找的,一直在渴求的,或不经意间收获了你不曾想过的。

多年前从一位拾荒者的“杂货铺”里,淘得一部秦牧的散文集《花蜜和蜂刺》。一口气读完第一篇《中国人的足迹》,不但了解了近代华侨的屈辱史,还了解了近代中国的苦难史,并由此体会到随着祖国日渐强盛,华侨地位迅速提升的幸福感。掩卷之余,一种豪情油然而生,方知散文还可以写得这样洋洋洒洒,大气厚重。如获至宝,赶紧买下,珍爱有加。不想朋友见了要借;但这一借,居然就是一年多不还。我打电话催促了十多次才终于收回来,就像见到了阔别多年的亲人,从此再不轻易示人。老婆说我小气,我笑笑。

淘书乐,乐在其中,乐在阅读。

动风琴“风箱”,踏出欢悦的圆舞曲。她一手牵动布料的“湖面”,针尖的韵脚搅动涟漪般的丝缕,如天鹅悠然在水面上舞动迷人的芭蕾。

一剧终了,桂姑娘从沉醉中醒来,端详着那件作品,犹如怀抱自己新生的婴儿,幸福的脸上露出天使般的微笑。

这被桂姑娘导演的舞剧,在光华堂小弄巷里不时上演。老远,放学路上,我就被它深深吸引。悠扬的“圆舞曲”在门前石坝溪的欢快伴唱下,如天籁萦绕在故乡那片多情的天空。

桂姑娘在上世纪驾鹤西去。她侄女嫁入了她的手艺,在上世纪末曾在大队部旧电影院招徒授艺。我村的大姑娘出嫁前大都曾向她拜师学艺。我二姐也从她那学得一手缝纫绝技。

家里缝缝补补的旧衣裤、书包,添置的被单,全家的针黹活计,二姐一手包揽。那些破旧的,缝补创伤,重新焕发青春魅力;新的布料,轻轻勾勒,成了精妙绝伦的写意素描。那针针线线,用爱的激情舞出的“艺术品”,让我们时时感到生活温馨而美好。

湖南省作协会员
肖功勋
淘书乐